

# 日治時期漢學家館森鴻學問養成之探討

大山昌道、林俊宏

## 摘要

日治時期日本漢學家館森鴻於寓臺 23 年（1895~1917）間，發表經史論著、人物傳記、序贊碑銘、山川遊記、詩歌（漢詩、和歌、俳句）等，凡 700 篇（首）以上。其作品的重要性、學術價值及對臺灣日治時期學術發展的影響，已漸受到學界矚目。而追根溯源，探究館森氏受教歷程，學識背景，分析其學問養成之道，乃論證其作品內涵的基礎，為值得探討的課題。

本篇以館森鴻幼受庭訓，至應聘來臺任官之前，接受教育及創作的詩文為討論中心。全文分三節：（一）緒言，說明研究館森鴻的目的與意義，及介紹本文所採用的年代與人物。（二）本論，列舉 8 位師長對館森鴻教導，依其學問養成的過程，分為 3 期：（1）氣仙沼的青少年階段。（2）東京的研修階段。（3）返故鄉沉潛階段。（三）結論，確認館森氏學問的養成，奠基於故里氣仙沼；繼之，在東京鑽研而加深；其學問文才，在日治時期臺灣所發表的作品裡得到了證實。

**關鍵詞：**館森鴻、日治時期、臺灣古典文學、日本漢文學、氣仙沼。

---

本文曾於 100 年 10 月 1 日嘉南科大通識中心、人文資源研究學會合辦第 7 屆人文資源學術研討會宣讀，承蒙講評人嘉南科大通識中心王耀德教授費心提出評論高見，以及與會學者指教，已修正其中缺失。又，經本學報兩位匿名評審委員提示若干缺失，已作修改，併致謝忱。

大山昌道：日本大學經濟學部講師。

林俊宏：屏東科大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副教授。

投稿日期：101 年 9 月 11 日 接受刊登日期：102 年 1 月 7 日



# On the Development of Tatemori Ko, a Sinologist in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Yoshimichi Oyama, Chun-Hung Lin

## Abstract

Tatemori Ko is a Japanese scholar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period when Taiwan was under Japanese rule. During the 23 years of his stay in Taiwan (from 1895 to 1917), he published more than 700 pieces of work, including writings on Confucianism, history, and poetry (Chinese-style poetry, waka, and haiku). The significance of his works, their academic value, and influence on the academic enhancement of Taiwan under the Japanese rule have gradually drawn attention of the academic community.

We now take the opportunity to track Tatemori's academic history, search the background of his knowledge, and analyze the process in which his scholarship had been formed. We believe it would be a fundamental element in reasoning the essential qualities of his works; and a theme worth studying.

In this paper, we will uncover the kind of education Tatemori received and the creative environment in which he was placed, from his familial upbringing in early childhood to the time he accepted invitation to Taiwan, and became appointed to office. The whole paper consists of 3 parts: (I) Preamble: Explaining the purpose and meaning of studying about Tatemori Ko, and introducing the dates and persons involved in the paper. (II) Main Subject: Showing Tatemori's training/guidance by eight teachers. The process in which Tatemori's scholarship was formed may be classified into 3 periods: (1) Period of youth spent in Kesenuma; (2) Period of study and training in Tokyo; (3) Period between homecoming and voyage to Taiwan. (III) Conclusion: Confirming the fact that the foundation of Tatemori's academic career was laid in his home town of Kesenuma, and later enhanced and intensified in Tokyo. Furthermore, commenting on the background setting which supported the formation of Tatemori's scholarship and literary talent.

**Keywords:** Tatemori Ko,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aiwa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Chinese literature adopted in Japan, Kesenuma.



## 一、緒言

1895年5月8日，馬關條約簽訂生效，臺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統治50年又4個月。邁入殖民之初，日本以臺灣總督府為中心，在樹立統治體制的同時，進行社會經濟基礎性的建設，以及推行國語（日語）教育等等的政策。日本文化也開始進入臺灣，逐漸對臺灣人的風俗習慣發生影響。在日本人帶進臺灣的文學作品當中，自然也包含了日本人所創作的漢詩、漢文等文學作品。

19世紀末期，日本漢詩文隨著漢學家而傳入臺灣，因而，明治時代日本人所作的漢詩文逐漸出現於臺灣文壇，對臺灣古典文學發展開始發生其作用。<sup>1</sup>館森鴻（Tatemori Kō 1863~1942）就是當時日本漢詩文的代表作家之一。<sup>2</sup>

1895年，他應聘來臺，任職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文書課雇員。

翌年開始，館森氏就陸續在《臺灣新報》、《臺灣日日新報》「文苑、詞林」欄、《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藝苑」欄等報刊發表漢詩、漢文等作品，並加入詩社，與詩友積極推動文學活動。

1899年，避難來臺的章太炎（1869~1936）曾讚許館森氏的學問說：「文士在此者，以法院長水尾晚翠、報館主筆初山逸、督府小吏館森某為最。」<sup>3</sup>又，館森氏曾寓居臺灣總督府民政局長官後藤新平（Gotō Shimpei 1857~1929）官邸時，由於他博學能文，長官特稱他為「官邸裡的孔老夫子」，表示親信的情誼。<sup>4</sup>

1917年，館森氏因病辭職回東京，在《大正詩文》<sup>5</sup>、《東洋文化》等繼續發表詩文。其作品風格愈趨精練。1919年，上梓包含其在臺灣時期所著作的《拙存園叢稿》。之後應聘為日本大學教授，致力於教導後輩。晚年曾中風2次，仍將《拙存園叢稿》

<sup>1</sup> 黃美娥〈日、臺間的漢文關係：殖民地時期臺灣古典詩歌知識論的重構與衍異〉，邱貴芬等主編《臺灣文學與跨文化流動》，頁111~133，臺北：行政院文建會，2007。

<sup>2</sup> 豬口篤志《日本漢文學史》第7章，東京：角川書店，頁625~630，1984；高文漢《日本近代漢文學》第5章，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頁187~188，2005。二書均列館森鴻為日本大正、昭和年間漢文學代表作家之一。島田謹二《日本における外國文學》下卷，列館森鴻為日本外地園文學第1期（1895~1904）具代表性漢詩人之一。東京：朝日新聞社，頁117，1976。郭千尺〈臺灣日人文學概觀〉，列館森鴻為漢詩文文學的出色文人，《臺北文物》第3卷第2期，頁6，1954。

<sup>3</sup> 章太炎於1899年1月4日寄給汪、孫函件，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頁8，2003。

<sup>4</sup> 奧山十平〈精力絶倫の後藤伯〉，三井邦太郎編《吾等の知れる後藤新平伯》，東京：東洋協會，頁308，1929。

<sup>5</sup> 後來刊名改為《昭和詩文》。



續編原稿帶到病床，手握朱筆不停刪修。

館森氏在東京入塾從師研修之後，赴臺任職，積極展開其學術論述、詩文創作活動。臺灣可以說是為館森氏提供了日漢詩文創作活動的大舞臺。對他來說，居住臺灣的 23 年間，為其一生文學活動的中心時期。所創作的詩文作品，自然對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有所影響。<sup>6</sup>然而，其精湛的學問係在渡臺之前，即在故鄉氣仙沼與東京養成期打下的基礎。

以下則將館森氏自受教於祖父、父親的青少年期，至 1895 年渡臺的研修養成過程，以及這期間 8 位教導館森氏的師長為中心作論述，同時，引用其渡臺前的初期作品來印證。期以闡明館森氏養成學問，論述其創作的源頭。

## 二、本論

### （一）氣仙沼期（幼年~1884）

館森鴻，名萬平，字子漸，號袖海，陸前本吉郡松岩村（今宮城縣氣仙沼市）人。<sup>7</sup>幼小時即接受庭訓，繼而就學於故鄉的師長。

氣仙沼雖位於以嚴寒著名的日本東北地方，但氣候較為暖和，是一個富於自然、風光明媚之地。誠如油井牧山（Yui Bokuzan 1799~1861）在〈鼎浦八勝〉<sup>8</sup>詩裡所描寫，氣仙沼的風景優美，觸發人心，民風淳樸。

館森氏就在這具有詩意的氣仙沼渡過幼年時期，他回憶說：「少時躡煙霞而攀邱壑，或泛舟海澨而侶魚鳥。」<sup>9</sup>他悠遊在山谷海濱的環境，飽賞自然風光，也用心學習經典，嘗云：「僕少好經術文章，頗自刻苦。」<sup>10</sup>故能奠定深厚的學識根基。

在陸陸續續輸入歐美的新學問，而社會日趨西洋化的明治維新氛圍，亦即在「和魂漢才」轉換為「和魂洋才」新社會價值觀的潮流當中，館森氏仍然致力於繼承祖先以及鄉土的傳統文化。這尊重傳統文化的精神、人生觀，即識者評館森氏所言：「飭躬砥行，利祿不撓其心」，<sup>11</sup>此心引導與支持了館森氏「劬學無改其樂」的一生。<sup>12</sup>

<sup>6</sup> 參照林俊宏、大山昌道、甯雲霞〈日治時期館森鴻在臺灣的古典詩活動及其作品〉，《人文資源研究學報》第 7 期，頁 183~201，人文資源研究學會，2010。

<sup>7</sup> 以下館森氏的故鄉，皆用「氣仙沼」。

<sup>8</sup> 氣仙沼灣有鼎ヶ浦（Kanaegaura）之雅稱。視灣內之神明崎、柏崎、蜂ヶ崎為鼎足之故。

<sup>9</sup> 館森鴻〈鼎浦記勝序〉，星周一郎編《鼎浦記勝》，岩手縣：菅野俊一郎，卷首，1935。

<sup>10</sup> 館森鴻〈答鈴木清音書〉，《拙存園叢稿》卷 5，東京：松雲堂書店，頁 7，1919。

<sup>11</sup> 羅秀惠〈拙存園叢稿序〉，《拙存園叢稿》，東京：松雲堂書店，頁 2，1919。



### (1) 祖父通光 (1806~1876)

館森氏祖父，名通光，字子文，通稱東右衛門，號一峰。

他精通日本邦典，也通曉漢文。館森家的庭訓和漢兼備。後來館森鴻之成為名漢學家，遠因或可溯源祖父的啟蒙。

積學有成之後，當了大肝煎，<sup>13</sup>參與本吉之民政，<sup>14</sup>禁止村民奢侈，尊重儉約，令農民貯蓄穀物以備凶年之需。天保年間（1830~1844）發生飢饉時，則捐出家財救助受災者。

他晚年，發生戊辰戰爭。常感嘆年老而無力為朝廷效勞，故不再言談世事。其生平以「君子不可無學，而以尊德性，道問學為要。」<sup>15</sup>為座右銘，教導後進。個性孝謹廉介，不求名利，喜好讀書，遇見異版書，則抄寫其字句，以與另版校正。藏書甚多，所著詩歌文章手稿則珍藏之。

館森氏撰〈寶山表〉，謹述祖父生平概略，表示無忘祖德。<sup>16</sup>同里同游，相交廿年的友人狩野三岳（Kano Sangaku 1829~1904）也說：<sup>17</sup>

子漸之王父一峰先生，明經術，……子漸少受家學，藏弄先世遺書，揭其室曰：「續古堂」，取詩續古之人句，蓋精神志氣之續歷世而不替。於是堂構成立，則其文學卓越流俗，不亦宜乎？

指出他在詩禮傳家，珍惜古典的環境中學習，志學之年之前，受其祖父薰陶，將祖父重視傳統文化的彝訓牢記在心裡。

### (2) 館森古道 (Tatemori Takemichi 1830~1885)

館森氏之父，初名守光，後改名古道，通稱與右衛門，號臥雲、巖屋。幼小時接受庭訓，長大從堀籠膽水（Horigome Tansui 1806~1865）學習經學，就鍋島誠（Nabeshima Makoto 1833~1877）與本田春雄（Honda Haruo 1818~1877）學習日本邦典，又師事本田春雄與保田光則（Yasuda Mitsunori 1797~1870）學習和歌。明

<sup>12</sup> 後藤新平〈拙存園叢稿序〉，《拙存園叢稿》，東京：松雲堂書店，頁1，1919。

<sup>13</sup> 村行政官，代表農民負責民政。

<sup>14</sup> 氣仙沼市史編纂委員會編《氣仙沼市史》Ⅲ 近世編，氣仙沼市：菅原雅，頁544，1990。

<sup>15</sup> 館森鴻〈寶山表〉，《拙存園叢稿》卷7，東京：松雲堂書店，頁15，1919。

<sup>16</sup> 同前註。

<sup>17</sup> 狩野三岳〈拙存園叢稿跋〉，《拙存園叢稿》，東京：松雲堂書店，頁4，1919。



治維新之後任神道教導師，致力於教化眾人，以及主持當地的祭祀事務。

他秉性肫篤，好善惡邪，常憂慮人民有否豪奢、破壞傳統風俗者。為人謙虛樸實，嚴以自律。館森氏曾撰〈先考行實〉，敬佩其父豁達的為人態度，嘆曰：「知學于道，又知富貴利達之不足污我，故死生禍福之際自若也。」<sup>18</sup>

館森氏曾受後藤新平之託，校勘保田光則選《訓誡和歌集》一書後，撰後序，提及館森家研讀此和歌集的脈絡曰：<sup>19</sup>

先人曩從膽水游，承傳是選，鴻亦受之家庭。今又服校字役，可無一言以誌之乎？

文中「先人」，指其父。他接受了父親以此集為教材的教導，學習和歌。

以上敘述對館森氏有許多影響的祖父與父親的事跡。館森鴻博學和漢，「持志彌固，信道彌篤」，「利祿不撓其心」，「不隨俗趣舍」，<sup>20</sup>勉勵於學問而尊親盡孝的學識品德，堪言皆係受其庭訓培養而成。

館森氏在接受庭訓薰陶的同時，也求學於幾位鄉儒。以下敘述有關教導館森氏的4位恩師。

### (3) 鈴木春山 (Suzuki Shunzan 1820~1896)

鈴木氏名淳，字忠誨，號春山，世稱道察。原姓笹木氏，陸前桃生郡鹿又村（今宮城縣石卷市）人。初就其義兄櫻井理運學習醫學。之後赴仙臺，師事河野杏庵 (Kōno Kyōan 1794~1849) 與石田道隆等學習醫術，同時就油井牧山、釋南山 (Shaku Nanzan 1756~1839) 學習詩文、書法。因得仙臺醫師鈴木怡安的賞識，改姓為鈴木，並為其嗣子，乃以醫事為正業。然從事醫術並非其素志，閒暇時則會見文人墨客，吟詠詩歌。鈴木氏之名終於以文士流傳各地，求教的人士日益增多。

明治初年，鈴木氏為避開戊辰戰爭的煩擾，移居本吉郡氣仙沼，徜徉山水之間。因士人皆知春山之名，雖寓居避難之地，仍有人向他請教，館森氏即其中之一。

1891年，館森氏結束其在東京的研修活動，回到故鄉。1893年訪問鈴木氏隱居於原為龜井觀山 (Kamei Kanzan 1820~1877) 的學舍 (寺子屋)「澄心庵」。與20年未見的恩師相會時，館森氏將其感激的心情吟詠為詩，如〈呈鈴木春山〉(七律)、

<sup>18</sup> 館森鴻〈先考行實〉，《拙存園叢稿》卷5，東京：松雲堂書店，頁18，1919。

<sup>19</sup> 館森鴻〈訓誡和歌集後序〉，《拙存園叢稿》卷1，東京：松雲堂書店，頁4，1919。

<sup>20</sup> 同註11、12、17。



〈再上澄心庵，賦示春山〉（七律）、〈澄心庵眺望〉（七律）、〈送鈴木春山歸仙臺〉（七律），凡4首。<sup>21</sup>

〈呈鈴木春山〉詩序云：<sup>22</sup>

春山，仙臺詩人也。癸巳秋九月小住鼎湖澄心庵，好賦詩揮毫。或垂綸以寄興。其意境瀟灑可想也。顧余年十二三，屢往謁請字。今將二十年。幸不忘余面貌，延接甚殷矣。

館森氏在鈴木春山門下學習詩文，是12、3歲（1874~1875）的時候。1873年鈴木氏任「鼎浦校」（即今市立氣仙沼小學校<sup>23</sup>）第一任校長。當時，鈴木氏因避亂從仙臺遷家到氣仙沼，促成這段師生情緣。

#### （4）竹田東溟（Taketa Tōmei 1834~1886）

竹田氏名俊英，號東溟，通稱元吉，仙臺人。

他初師事於大槻習齋（Ōtsuki Shūsai 1811~1865），長大之後赴江戶就古賀茶溪（Koga Sakei 1816~1884）、羽倉簡堂（Hakura Kandō 1790~1862）研鑽經史，又就大槻磐谿（Ōtsuki Bankei 1801~1878）學習詩文，並得“入室”之稱。爾後回仙臺任藩學養賢堂訓導員，應試作時務策得第而被提拔為教授。

明治維新之後，因實施新學制，藩學遭廢止。竹田氏則自仙臺來到唐桑轉任紫微浦黌（今氣仙沼市立唐桑小學校）教員，館森氏前往受教。<sup>24</sup>

1878年，調任鼎浦校第二任校長。竹田氏設立詩社「混混社」，請大槻磐谿當斧正者。他閒暇時，吟詩描寫氣仙沼的自然景色，舉辦詩會與大森松陰（Ōmori Shōin 1838~1902）、大森文豹、岩村靜堂等詩友唱和。此時，館森氏年僅16歲許，他說：「余以後進廁足其間。」<sup>25</sup>也參加該社活動，感受師長的風範，奠定詩學造詣的基礎。<sup>26</sup>

1886年，竹田氏因病去世。16年後，館森氏為恩師撰寫墓志銘。墓碑立在氣仙

<sup>21</sup> 館森鴻〈呈鈴木春山〉、〈再上澄心庵，賦示春山〉、〈澄心庵眺望〉，《奧羽日日新聞》5版，1893年12月5日。又，〈送鈴木春山歸仙臺〉，同報，1894年1月9日。

<sup>22</sup> 同前註。

<sup>23</sup> 當初所在地今為八日町，與現在氣仙沼小學校所在地不同。

<sup>24</sup> 館森鴻〈懷舊錄·竹田東溟〉（7）：「鴻年十一，從先生於紫微浦。」《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6月28日。

<sup>25</sup> 館森鴻〈靜堂遺稿序〉，岩村章九郎《靜堂遺稿》上，東京：館森鴻，卷頭第1頁表面，1931。

<sup>26</sup> 館森鴻〈懷舊錄·竹田東溟〉（7）：「鴻始學詩于先生。」《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6月28日。



沼青龍寺，文末署名〈弟子館森鴻拜讚〉。<sup>27</sup>

鼎浦校離館森氏家頗近，對館森氏而言，鈴木春山、竹田東溟兩位老師，誠為適逢其會的大恩師。

#### (5) 永澤公效 (Nagasawa Kōkō 1831~1892)

永澤氏原名廣效，後改為公效，號梅舍，通稱安兵衛，氣仙沼人。

他秉性好學，暇則讀書，師事堀籠膽水學經書。因尊慕本居宣長的為人，訪求其書。又善詠和歌，時與本田春雄、谷村千別等名人合詠，才藝非凡。

明治維新伊始，即被提拔為氣仙沼本鄉祠掌，遷仙臺中教院助講，又任鄉社羽黑神社祠官，晉樞少教正職之後，昇為本吉神道支局長。他提倡日本國學，極重視祭祀。然始終隱藏其才學不顯示於外，從不與人相爭。因此，罕有賞識其學問者。

館森氏說：「從先生游，得事以父執禮。」謂就學於永澤公效，且尊其為父執輩，而永澤氏稱讚他為「文儒之潔者」。<sup>28</sup>流露師長愛才的心境。

#### (6) 佐藤岩根 (Satō Iwane 1853~1923)

佐藤岩根，陸前本吉郡岩尻村（今宮城縣氣仙沼市）人。原係瀧上神社神官，歷任松岩小學校、新城小學校與鹿折小學校校長。

1874年3月，新城月立小學校創設於新城村寶鏡寺。該小學設有三所分校，其一設於月立村之下八瀨。同年10月，該分校獨立成為月立小學校。館森氏就在此月立小學校，以首座身分，自1878年執教至1881年。<sup>29</sup>即館森氏16歲至19歲許時。

新城月立小學校第一任校長即鍋島一郎，即前述永澤公效所就教的老師。而該校第二及第七、九任校長為佐藤岩根。可知館森氏受教於佐藤岩根與永澤公效的時期，該為館森氏當月立小學校首座期間，抑或其前後的時期。

以上筆者試闡明館森氏在氣仙沼如何繼承家教與就故鄉的師長學習的情況。管見所及，這時期，未發現其發表作品。然由他遊學東京後的作品，可推知館森氏的學問，在故鄉氣仙沼修習時，已達到一定的水準。他在故鄉學習，雖已具備一定的學術造詣，然為求得更高一層的學問，義無反顧的赴東京研鑽。

<sup>27</sup> 館森鴻〈東溟竹田先生墓碑銘〉，竹田俊英《東溟遺稿》，宮城：永野榮助，卷頭，1923。佐藤力〈ふるさとの教師群像〉，《日曜隨筆》336，東京：日曜隨筆社，頁21~24，1984。

<sup>28</sup> 同註17。

<sup>29</sup> 新月村誌編纂委員會《新月村誌》，氣仙沼市：菊地龍璿，頁245，1957





## （二）東京學成期（1884~1891）

館森氏之所以負笈東京，自稱：「奮然思立身行義以自見，乃乞暇游東京。」篤志慕道，潛心向學，期能有成。<sup>30</sup>嘗於校對岡鹿門《藏名山房文集》後，撰序說明其師承淵源有自，曰：<sup>31</sup>

鴻奔陋一書生，向師事先生，又問業於博士，得鑽經操觚，小窺古人門牆者，二先生之賜也。

其中「先生」，指岡鹿門；「博士」，指重野成齋。下面引用館森氏作品及有關文獻，敘述其在 2 位恩師門下研修的情況。

### （7）岡鹿門（Oka Rokumon 1833~1914）

岡鹿門，名千仞，字振衣，世稱啓輔，係仙臺藩士。長於史筆。曾學於藩校養賢堂。1852 年，游學江戶（今東京），入昌平黌，<sup>32</sup>就教於佐藤一齋（Satō Issai 1772~1859）、安積良齋（Asaka Gonsai 1791~1860）等師。在昌平黌時，與重野成齋、中村敬宇（Nakamura Keiu 1832~1891）、藤野海南（Fujino Kainan 1826~1888）、松本奎堂（Matsumoto Keidō 1831~1863）、松林飯山（Matsubayashi Hanzan 1839~1867）、原伍軒（Hara Goken 1830~1867）等氏，交往頗深，尤其敬愛重野氏如兄，受其援助至多。

學成東歸之後，於 1864 年，開創鹿門精舍教導後進。1866 年，任養賢堂教官。1868 年，與羽連盟之議一起，主張尊王論的岡氏，仗義執言三晝夜，然其論未受容許，而被縛關入仙臺監獄。

戊辰戰爭之後，重回學究的生活。於仙臺開設家塾麟經堂，教育子弟。1870 年，再赴東京，設綏猷堂。<sup>33</sup>歷任東京府中學校少教授、太政官修史局編修、東京府書籍館幹事等職。並參與舊雨社、麗澤社創設事宜。<sup>34</sup>晚年，岡氏又為斧正詩文而設立「如蘭社」，邀請名士臨社，論評岡氏本身的文稿。

1885 年 6 月 24 日，館森氏依願入學綏猷堂研讀，後任其塾頭約 6 載，係師事岡

<sup>30</sup> 館森鴻〈先考行實〉，《拙存園叢稿》卷 5，東京：松雲堂書店，頁 19，1919。

<sup>31</sup> 館森鴻〈藏名山房文集序〉，《拙存園叢稿》卷 1，東京：松雲堂書店，頁 3，1919。

<sup>32</sup> 昌平坂學問所，江戶幕府直轄的學校。

<sup>33</sup> 宇野量介《鹿門岡千仞の生涯》，仙台：寶文堂，頁 212，1975。

<sup>34</sup> 館森鴻〈鹿門先生逸事〉(2)，《臺灣日日新報》，1914 年 3 月 13 日。又，(2) 為 (3) 之誤筆。



氏最長久者。<sup>35</sup>

次年7月，館森氏為岡氏赴中國考察記錄見聞的《觀光紀游》一書校對，並撰後序。後序曰：<sup>36</sup>

蓋奇偉倣儻之士，抱有為之志，而不得施，則其耿介伊鬱之氣，積於中，而不能發於外。放浪山川，嘯傲風月，脫然乎塵壒表，以養其胸中落落之奇。觸物感事，憂國慨世，一出之以文章者，此非徒弄筆墨末技，以供耳目之觀；亦可以知其人論其世，先生斯著有焉。

是時，館森氏入塾僅1年，已撰寫此篇跋文，扼要敘述岡氏此遊所具日華文化交流的學術價值。文中「先生斯著有焉」云云，指出岡氏關懷天下的士人胸襟。

1887年11月1日，館森氏也匯整恩師著作：〈藏名山房藏版書目〉12種，附錄岡氏《觀光游草》卷2末。<sup>37</sup>

1888年3月，館森氏受河鱒實文（Kawabata Sanefumi 1845~1910）懇託代撰〈藤原忠成公行狀〉，岡氏閱後評曰：「莊重典雅，韓、歐大手筆。」<sup>38</sup>稱許其古文典雅，帶有韓愈（768~824）、歐陽脩（1007~1072）的文風。

同年8月，又撰一篇〈蟾洲詩集序〉。<sup>39</sup>此序文係為德川時代末期，尊皇攘夷之聲高漲時，為日美締結修好通商條約奔走，與諸外國交涉盡力之岩瀨忠震<sup>40</sup>（Iwase Tadanari 1818~1861）的詩集所撰者。雖然岩瀨氏是一位無類的秀才，但是由於擁有一個超越時代潮流的開國思想，反而招致大老井伊直弼（Ii Naosuke 1815~1860）之怨怒，因而被判終身禁閉。序云：

幕府末造，監察吏員雄才振鐮一時者三人，曰：堀有梅、永井介堂、岩瀨蟾洲。……此三人，出處雖或不同，要之，同功一體，未易軒輊。而余特服蟾洲。蟾洲少與介堂、有梅同學昌平黌，鑽研經史，采先儒之說，興已所攷證。又求

<sup>35</sup> 館森鴻〈袖海老語〉，《東洋文化》159，頁53，1938。朝倉治彥等〈綏猷堂門人錄〉，《隨筆百花苑》附錄，東京：中央公論社，頁356，1980。「綏猷堂入塾證書綴」，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藏。

<sup>36</sup> 館森鴻〈觀光紀游後序〉，《觀光紀游》，東京：岡千仞，卷10末，1886。

<sup>37</sup> 館森鴻〈藏名山房藏版書目〉，《觀光游草》，東京：岡千仞，卷2末，1888。

<sup>38</sup> 館森鴻〈藤原忠成公行狀〉，《臺灣日日新報》，1905年1月1日。收錄《拙存園叢稿》卷5，東京：松雲堂書店，頁16~19，1919。

<sup>39</sup> 在〈向山家文書〉發現館森氏手稿，收錄坂口筑母《幕末維新儒者文人小傳》3，東京：幕末維新儒者文人小傳刊行會，頁1071，1990。

<sup>40</sup> 岩瀨忠震号蟾洲（Senshū）。



秘本，鈞校朱墨，並下旁涉諸子。藻鑒風實，超然于流俗。

筆法洗鍊，既描寫岩瀨氏嚴謹的學問態度，亦衷心佩服其品德操守。

1914年2月19日，館森氏接獲岡氏訃報，悲慟不已。即懸掛恩師的肖像，燒香跪拜，並執筆撰寫〈鹿門先生逸事〉，<sup>41</sup>表達感懷師恩深情，推崇其人格與學問。

館森氏在東京研學並不止於岡鹿門的綏猷堂。在綏猷堂保留學籍之同時，館森氏也趕赴重野成齋之門館，聆聽其講解《左傳》、《尚書》<sup>42</sup>，也參與重野成齋主辦「麗澤社」的活動，鑽研學問。館森氏勤於學習的態度，為重野氏所賞識，而引導館森氏進其門。

### (9) 重野成齋 (Shigeno Seisai 1827~1910)

重野氏名安繹，字士德，號成齋，通稱厚之丞。薩摩（今鹿兒島）人。學於造士館，22歲時赴江戶遊學，進昌平黌，學於古賀茶溪、佐藤一齋。與藤野海南、三浦安 (Miura Yasushi 1829~1910)、水本成美 (Mizumoto Seibi 1831~1884)、岡鹿門等有交誼。

1854年，被提拔為薩摩藩江戶藩邸內學校監督。

1864年，回鹿兒島任造士館助教。同年10月，昇任造士館史局修撰，編輯《皇朝世鑑》。1869年，在大阪開設成達書院。1871年，赴東京出仕文部省。次年，轉職左院，任書記官。1886年，當臨時修史局編修長。

1888年4月，於東京駿河臺下重建成達書院。10月，館森氏入學書院，列名重野成齋門下。館森氏〈袖海縱談〉提到這段因緣：<sup>43</sup>

於枕流館與支那公使等舉行宴會時，徐少芝作七律詩，重野先生等人和韻之。

因其詩極優異，自己也試作一首。當時在岡鹿門先生門下，故示之於岡先生。

岡先生謂和詩不錯，吩咐請重野先生過目。是時，因自己乃一窮書生，未攜帶

<sup>41</sup> 館森鴻〈鹿門先生逸事〉(1~4)，《臺灣日日新報》，1914年3月8、10、13、21日。

<sup>42</sup> 館森鴻〈成齋先生逸事〉(7)：「然し是より前に門籍に列して左傳、尚書の講義を聴けり、回顧すれば既に二十餘年前の事に屬す。」《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12月27日。

<sup>43</sup> 館森鴻〈袖海縱談〉：「枕流館で支那公使等と宴會した時、徐少芝が七律を作り、重野先生等が和韻をした。其の詩がよく出来てゐるので、私もやつてみようと思つた。當時岡鹿門先生の處に居たので、之を岡先生に見せたところ、よく出来たから重野に見せろと云ふ事であつた。自分は貧書生であつたから何も持つて行かない。只この詩を持參して教を乞うた。先生は之をみて、貴公ナカナカ詩はうまい。書も亦うまい。君の云ふ事は判つた。直ぐ來てよいと云はれた。そこで始めて成達書院に入つたのである。」《東洋文化》146，頁40，1936。(大山中譯)



任何禮物，僅執此詩請教重野先生。先生閱之，讚曰：你吟的詩極佳，字跡亦善。吾瞭解你的意思，即可入吾門。因而進入成達書院。

「支那公使」，指清公使黎庶昌（1837~1896）；「徐少芝」，指公使館員徐致遠。重野氏與公使素有交誼。1888年4月19日（陽曆5月29日），乃具名邀請黎氏及其隨行人員24、5人至枕流館宴飲，相談甚歡，吟詩為樂。<sup>44</sup>

次日，又於成達書院舉行麗澤社文會。與會諸位詩興大起，彼此唱和，館森氏也依韻試作七律1首，呈閱岡氏與重野氏2位。是時，館森氏26歲。此首詩為今日可覓得最初之作，亦即引導館森氏進入成達書院的作品。詩曰：<sup>45</sup>

講學駿臺坐夕曛，達材成德亦勞勤；  
一門桃李誰能伍，百代文章自絕群。  
國體由來存大道，天心未必喪斯文；  
維持名教先生責，切望薰陶盡十分。

重野氏閱此詩後，讚美說：「孺子可教矣。」於是館森氏欣然「執贄而事之」。<sup>46</sup>

當時，重野成齋除修史之外，另兼東京大學文科教授與斯文學會教授之職。在成達書院授課的時間自然有限。因此，時而招聘根本通明（Nemoto Michiaki 1822~1906）、村山拙軒（Murayama Sekken 1832~1893）進行補講。館森氏於成達書院研讀重野成齋所教授《書經》、《左傳》、《管子》、《史記》、《職原抄》、國史講話，以及《莊子（內篇）》、《文章軌範》、《周禮》等科目。研習根本通明所講授《周易》、《毛詩》、《論語》、《大學》、《中庸》、《孟子》等課程，也聆聽村山拙軒教授《莊子（外篇）》、詩文之斧改與講話等課程。同時，出席重野氏應邀在學士會院、大學講堂、斯文學會、史學會、說文會等處的講演會。

重野成齋於1890年榮任貴族院議員；又歷任東京學士會員、史學會長等要職，對於江戶時代至明治時代文藝的繼承與發展，貢獻很大，深受學界敬重。重野氏於1910年12月6日逝世。在臺灣的館森氏聞之，乃撰〈成齋先生逸事〉，<sup>47</sup>表達哀悼恩師的心情。

<sup>44</sup> 館森鴻〈成齋先生逸事〉(6)，《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12月26日。

<sup>45</sup> 館森鴻〈成齋先生逸事〉(7)，《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12月27日。

<sup>46</sup> 館森鴻〈書成齋文初集後〉，《拙存園叢稿》卷8，東京：松雲堂書店，頁13背，1919。

<sup>47</sup> 館森鴻〈成齋先生逸事〉(1~7)，《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12月17~27日連載。



1891年1月10日，在陸羯南（Kuga Katsunan 1857~1907）主編《日本》之《日本附錄》「文苑」欄上，刊出館森氏評論高雲外（Kō Ungai 1833~1895）〈凌雲閣記〉一文的一段評語。

同年2月23日，《日本》「文苑」欄上也可見到館森氏對向山黃村（Mukōyama Kōson 1826~1897）作〈詠凌霄花〉所撰評語。

又於3月7日，同「文苑」欄上，在橋本蓉塘（Hashimoto Yōtō 1844~1884）對中村研里（Nakamura Kenri 1818~1892）〈觀梅雜詩〉2首的論評後，館森氏也評論說：<sup>48</sup>

研里中村翁問學淹博，尤精經義。出其餘力以作詩。詩稿若干，蔚然成巨觀。蓋翁秉性淳樸。絕不喜表襮。故世多不知翁者。余私以為憾。乃就其稿本，抄出觀梅雜詩二首，附以蓉塘氏評。或足以見多年積工力之一班歟。

在東京游學時期，館森氏曾訪問幾位前輩家，接觸其等文詞。例如高雲外，向山黃村，中村研里等也是館森氏直接請指導的學術上的前輩。<sup>49</sup>在〈觀梅雜詩〉評論裡所看到的「其稿本」一句則指《研里詩鈔》<sup>50</sup>之草稿。此係當時中村氏本人要求館森氏撰寫評語和序者。<sup>51</sup>

館森氏通過與此等前輩之交流來鑽研與撰寫史傳。

館森氏訪問學術上的前輩請教導，欲在其言語中得些歷史上之資料，將其筆錄，有時請前輩評論自己所撰寫的史筆之內容。<sup>52</sup>

館森氏如此之活動，可以追溯到1881年他19歲時<sup>53</sup>。館森氏在氣仙沼時代則開

<sup>48</sup> 館森鴻〈評凌雲閣記〉、〈評詠凌霄花〉、〈評觀梅雜詩〉，《日本》第608號附錄、《日本》第652、664號，1891年1月10日、2月23日、3月7日。

<sup>49</sup> 館森鴻〈懷舊錄·伊藤聽秋〉(10)：「始鴻於雲外之坐知君。」。〈同·向山黃村〉(2)：「晨夕愚從，屢聽其說。」。〈同·中村研里〉(4)：「相交三四年，如忘年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8月2日、5月17日、31日。

<sup>50</sup> 中村研里《研里詩鈔》，天津：中村德寅，1892。

<sup>51</sup> 館森鴻〈懷舊錄·中村研里〉(4)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5月31日。館森鴻〈書研里先生詩後〉，中村研里《研里詩鈔》，天津：中村德寅，1892。

<sup>52</sup> 館森鴻〈懷舊錄·伊藤聽秋〉(10)：「後訪其墨陀之居，以拙著星巖傳呈，且問軼事。」。〈同·鴻雪爪〉(6)：「鴻草小原鐵心傳。先生說其軼事，又以志料貸觀。」。〈同·向山黃村〉(2)：「談及美艦入浦賀時事。」。〈同·中村研里〉(4)：「嘗問其故交軼事。」、「鴻又問貴藩殺長井時庸何意哉。」《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8月2日、6月14日、5月17日、31日。

<sup>53</sup> 館森鴻〈懷舊錄·江田霞村〉(11)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8月16日。



始直接訪問並請教前輩等，尋找文學史事來學習。然後根據這些史料，館森氏致力於著作。執筆活動繼續到回鄉後3年<sup>54</sup>以及渡臺灣以後。

《先正傳》<sup>55</sup>〈凡例〉云：

余不自揣，尋按前蹤，考合誌銘。或訪師友秘錄，簸汰繁冗衷。而出之人為一傳，得二百餘首。名曰先正傳。

先正傳200餘首。其一部份即1904年在臺北上梓之《先正傳》。<sup>56</sup>

館森氏之學問養成係與史筆之鑽研、執筆一起進行者。此則館森氏學於善長史筆之岡氏、善長史學之重野氏，而自稱為「病司馬」<sup>57</sup>之所以。

同年3月17日，在同報紙上發表〈三條公西遷始末引〉一文，<sup>58</sup>係為悼念同年2月18日去世之三條公<sup>59</sup>所撰者。此文館森氏使用其筆名「袖海居士」，分11回，連載到同年5月1日。按月日詳述，三條公於明治維新前夕，被奪官位，自京城移至西國長州太宰府。然因其勤王之志甚堅，抱定王政復古的決心，終於從太宰府回到京都為止之三條公的足跡。

該文將與維新有關連之多數志士及官員的行動，以日為單位，極正確而仔細記載。於其記述之中，可認知文中有關史實的豐富資料，同時，可以看出其分析歷史的嚴謹筆法。此乃聆聽重野成齋授課而學得「對國史上之偉人傳記，應考證其正確之事實」<sup>60</sup>的治學態度，乃出自重野成齋門下的館森鴻撰寫文章的特色。

館森氏在東京名師門下，孜孜矻矻，埋首經史，殫思極慮，有所得則執筆扎記，而成《親鐙餘錄》4卷草稿。日後有序曰：<sup>61</sup>

予不肖嘗詣京，從諸前輩游。以為經史百家之奧博，制度名物之繁衍，不據考證，則源委不能悉也。乃留意稽覈，旁及詩文、書畫、彝器之屬，隨所得輒錄之，積久成帙，皆得諸焚膏繼晷之餘，故顏曰《親鐙餘錄》。

<sup>54</sup> 館森鴻〈立原任事略〉，《奧羽日日新聞》，1893年12月24日。

<sup>55</sup> 館森鴻《先正傳》，臺北，宮部勘七，1904。

<sup>56</sup> 同註52星巖傳、小原鐵心傳，均出現於《先正傳》。

<sup>57</sup> 館森鴻〈乙未十月將赴臺灣留別東京諸同人〉3首其3，《臺灣新報》321號，1897年10月3日。

<sup>58</sup> 第二回以後題為〈三條公西遷始末〉。

<sup>59</sup> 三條實美(Sanjō Sanetomi 1837~1891)，幕末、明治初期之政治家，公爵，與長州藩共同推行尊皇攘夷運動，對推翻德川幕府頗有貢獻。

<sup>60</sup> 高於菟三〈成達書院の顛末〉，《南國史叢》第3輯，頁74，1938。

<sup>61</sup> 館森鴻《拙存園叢稿》卷1，東京：松雲堂書店，頁10，1919。



可見其用心極深，呈現學問多元的風貌，為東京約 10 載生涯，留下早期作品的成果。可惜當時因經費拮据而未付梓。

### （三）返鄉沉潛期（1891~1895）

1891 年，館森氏結束東京的研修生活，束裝返鄉。

次年 5 月，應中村研里之請，評論其詩稿並撰敘，讚賞謂「其詩一以氣魄神韻為主，不必拘一體，能自出機軸，字字沈實，句句逸宕。」又作〈書研里先生詩後〉記 2 人一見如故，吟酒論詩的雅興。<sup>62</sup>

1893 年冬，他設立一家漢學塾，名「知新学舎」，致力於著述與教學。該學舍近於鈴木春山與竹田東溟曾任職之鼎浦校，也靠近氣仙沼灣。然而，故鄉裡的生活，未能使館森氏稱心。

此時，心情抑鬱，乃抒發而為詩，寫下：〈感懷〉4 首、〈偶成〉、〈鼎湖謫居〉、〈秋夜〉、〈寄懷熊谷鐵嶂在寶生山〉、〈夜歸〉、〈客中作〉等詩歌，痛切吟詠。<sup>63</sup>由其詩意，比起在東京約 10 年，得到恩師指導的研鑽活動，足以滿足其心志時，在日日清靜的故鄉裡，卻可看出館森氏的苦惱。如〈感懷〉4 首其 2 詩曰：

十年為客幾間關，回首往時一夢間；  
霸迹悲秋風雨冷，京城賦月酒盃間。  
殘鐘響斷空江夜，度雁聲寒故國山；  
感慨催來繙書讀，滿堂銀燭照酡顏。

如今由於無法履行當年赴東京游學時懷抱的大志：「奮然思立身行義以自見」而感到苦惱。探究原因，為明治維新後的時勢所趨，漢學寢衰，行事屢遇困厄，壯志難酬。

又憶及母親嘗告知，他在東京時，父臥病，擬要他返家侍親。父親卻說：「毋，是子歸來，徒亂我心曲，惟望其好學以大吾門。」<sup>64</sup>

若將他自身的志向與亡父的言語相對照，在此被山與海圍繞的氣仙沼之一小屋過日，誠難免使館森氏憂愁。借酒解愁也不得，要解憂惟賴學問。結聯「感慨催來繙書讀，滿堂銀燭照酡顏。」，顯然是描寫專心翻書入神的神情。

<sup>62</sup> 館森鴻〈研里詩鈔敘〉、研里氏詩評 10 則、〈書研里先生詩後〉，中村研里《研里詩鈔》，大津：中村德寅，1892。

<sup>63</sup> 館森鴻〈感懷〉4 首等詩，均刊於《奧羽日日新聞》，刊出日期參見附表。

<sup>64</sup> 同註 30。



具備卓越的學識，甘心任官當賤吏，非抱清廉大志之館森氏所願者。然而，在小漢學塾待時而動，須將置身「活」之地，這是嚴苛的考驗。〈感懷〉4首其3詩曰：

陋巷無人來叩關，頽然自傲硯窓間；  
縱令家國存盤石，豈執詩書委等閒。  
匣劍霜芒衝北斗，絳燈夜氣照空山；  
安貧苦節君知否？聞說名途可汗顏。

直抒漢學塾無人過問的困境。面對江戶時代告終，日本為了要變成近代化國家，實施種種改革。其中之一即教育。1871年，設置文部省。次年，頒布倣歐洲先進國的學制，實施近代教育制度。高等教育機關則自海外招聘專家，推進學術近代化，因而日本的學術，漸漸獲得歐美科學的、合理的研究方法，各分野皆按其方法得到發展。

近代化的潮流，不僅關係教育，也漸漸普及於日本人的生活樣式之中。日本在求富國強兵，務於殖產興業之同時，也接受歐美的近代思想。館森氏學問養成階段，正為日本完成近代化的黎明期。

果然，無人願意入學氣仙沼的漢學塾「知新学舎」。雖然如此，館森氏堅信自身應進之路，勉於文事不已。但在等待時機來臨的館森氏心中，仍存在埋沒於風雪裡的不安與焦急，以及掛念住在學舍附近老家慈母的心情。<sup>65</sup>

恰巧此時，來自臺灣的一封邀請函救了館森氏。致函者係曾師事於太田三峽(Ōta Sankyō 1830~1879)，精經史，善文辭，以育才自誇的木村北村(Kimura Hokuson 1850~1908)的親弟，臺灣總督府文書課長代理兼經理課長代理木村匡(Kimura Kyō 1860~1940)。後來館森氏在〈送木村君〉一文，提起此事說：<sup>66</sup>

回顧六年之前，君賜函曰：若有意忍耐十年，來臺灣如何？余承諾而至。

1895年11月，館森氏即渡臺，擔任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文書課雇員。將東北人士的文雅性情帶進臺灣。<sup>67</sup>

<sup>65</sup> 館森鴻〈感懷〉4首其4，《奧羽日日新聞》1893年12月8日。

<sup>66</sup> 館森鴻〈木村君を送る〉：「顧みれば今より六年前の事なり、君は書を寄せて十年辛抱するの意あらば臺灣に来れと曰ふ、余は諾して来れり。」《臺灣日日新報》，1900年11月16日。

<sup>67</sup> 吳密察(1956~)提出的觀點：「臺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之後，東北人士及漢學者也多數來到臺灣。」〈「歷史」的出現〉，黃富三等主編《臺灣史研究一百年：回顧與研究》，南港：中研院臺史所籌備處，頁16，1997。





1895 年 10 月，館森氏對即將前往，充滿危機感、不確定性的殖民地環境，猶懷抱憧憬而賦詩：〈乙未十月將赴臺灣留別東京諸同人〉（七絕）3 首，抒發其心境與願景。詩云：<sup>68</sup>

其一

十載文章不說窮，窮途豈敢恥無功；  
乘槎贏得桑弧志，欲駕天南萬里風。

其二

慷慨長歌見肺肝，醉中不說別離難；  
夜深磨劍孤燈下，一片霜光照膽寒。

其三

王師絕海入臺灣，百戰貔貅尚未還；  
今日南征病司馬，慙無史筆託名山。

就像當時具漢學素養的有志之士一般，慷慨激昂，長嘯高歌，孤燈磨劍，砥礪志節，期望有朝一日在殖民新天地——臺灣，找到展現才華的機運，能像「匣劍霜芒衝北斗」<sup>69</sup>般，邁向人生嶄新的旅程碑，有一番作為。

夜裡，館森氏在燈下凝視一把刀。如今，該刀在砥石上，館森氏的心情靜靜深沈下去。在靜謐湛極的一室，館森氏看到「一片霜光」。在其意識深層之處所出現之「道」，證明「桑弧志」乃無誤。即館森氏在臺灣時所執的史筆。

這 3 首詩，充滿動身之前的緊張感，係館森鴻 33 歲時的作品。

### 三、結論

根深枝茂，源遠流長。針對日治時期來臺漢學家，追溯其學習歷程及表現，乃開展與深化研究其作品，評論其學術價值，不可或缺的一觸角。

綜合上節所述，館森氏學問的養成，少年於故鄉氣仙沼，歷經庭訓啟蒙，鄉儒師長教導，已培養了一定的學識程度，奠定文學基礎。繼之，赴東京入塾拜師，研經習史，其文才更得到磨鍊，學植日深。或云：館森氏「文章得之于岡鹿門，學識鑄之于

<sup>68</sup> 館森鴻〈乙未十月將赴臺灣留別東京諸同人〉3 首，《臺灣新報》321 号，1897 年 10 月 3 日。

<sup>69</sup> 館森鴻〈感懷〉4 首其 3 詩句，《奧羽日日新聞》，1893 年 12 月 8 日。



重野成齋。」<sup>70</sup>故永井介堂（Nagai Kaidō 1816~1891）對館森氏的作品評述謂：<sup>71</sup>

袖海君腹笥萬卷，善文章，援筆數千言立就，詩特其緒餘耳。而雄渾莊重如此，蓋因於學有淵源也。

指出館森氏「學有淵源」，造詣不凡，初試啼聲的詩文已有可觀之處。陸續在《日本》、《奧羽日日新聞》等發表的漢詩 21 首、文 6 篇、書目 1 篇、評論 13 則、未刊稿 1 部，以及先正傳 200 餘首之「史筆」，係館森氏早期寫作的具體表現（見附表）。也為日後寓臺 23 年（1895~1917）間，鋪下創作之道，發表了經史論文、人物傳記、遊記、詩歌（漢詩、和歌、俳句）等，凡 700 篇（首）以上，<sup>72</sup>可謂為館森氏學術生涯的開花期。在日治時期臺灣古典文學發展史上，留下不少文學資產，受到肯定，獲得具代表性的地位。

<sup>70</sup> 駒田彥之丞〈書帶草堂記〉：「彥嘗聞先生文章得之于岡鹿門，學識鑄之于重野成齋。」其中「先生」，指館森鴻。《斯文》第 15 編第 10 號，頁 53，1933。

<sup>71</sup> 館森鴻〈感懷〉4 首，介堂批語，《奧羽日日新聞》，1893 年 12 月 8 日。

<sup>72</sup> 參照黃美娥編《日治時期臺北地區文學作品目錄》「館森鴻（館森袖海）」，臺北：臺北市文獻會，頁 910~926，2003。又，林俊宏、大山昌道〈館森鴻及其作品〉（《臺灣文獻》別冊 31，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頁 18~28，2009。



附表：館森鴻早期作品表（1886~1895）

編號	詩題・篇名	發表時間	報刊・專書	版次・頁數	備註
1	觀光紀游後序	1886	觀光紀游	卷 10 末	
2	藏名山房藏版書目	1887	觀光游草		
3	藤原忠成公行狀		拙存園叢稿	卷 5	1888.3.作
4	試作		麗澤社文會 和詩		1888.4.20 作
5	蟾洲詩集序	1888.8			向山家文書
6	評〈凌雲閣記〉	1891.1.10.	日本附錄	608 號 44 版	
7	評〈詠凌霄花〉	1891.2.23.	日本	652 號 1 版	
8	評〈觀梅雜詩〉	1891.3.7.	日本	664 號 1 版	
9	三條公西遷始末	1891.3.17. ~5.1.	日本		連載 11 回
10	研里詩鈔敘	1892.5.	研里詩鈔		
11	研里詩鈔評		研里詩鈔		10 則
12	書研里先生詩後	1892.5.	研里詩鈔	卷末	
13	呈鈴木春山（七律）	1893.12.5.	奧羽日日新聞	5 版	
14	再上澄心庵賦示春山（七律）	1893.12.5.	奧羽日日新聞	5 版	
15	澄心庵眺望（七律）	1893.12.5.	奧羽日日新聞	5 版	
16	感懷（七律）4 首	1893.12.8.	奧羽日日新聞	5 版	
17	偶成（七律）	1893.12.16	奧羽日日新聞	5 版	
18	鼎湖謫居（七律）	1893.12.16	奧羽日日新聞	5 版	
19	秋夜（七律）	1893.12.16	奧羽日日新聞	5 版	
20	寄懷熊谷鐵嶂在寶生山（七律）	1893.12.16.	奧羽日日新聞	5 版	
21	夜歸（七律）	1893.12.16.	奧羽日日新聞	5 版	
22	立原任事略	1893.12.24.	奧羽日日新聞	5 版	
23	送鈴木春山歸仙臺（七律）	1894.1.9.	奧羽日日新聞	5 版	
24	書岡鹿門先生文稿後（七律）	1894.1.9.	奧羽日日新聞	5 版	
25	客中作（七律）	1894.1.10.	奧羽日日新聞	5 版	
26	贈國分青厓（七律）	1894.1.10.	奧羽日日新聞	5 版	
27	贈陸羯南（七律）	1894.1.10.	奧羽日日新聞	5 版	
28	乙未十月將赴臺灣留別東京諸同人 3 首	1897.10.3.	臺灣新報	321 號 4 版	1895.10.作
29	親鐙餘錄				未刊稿
30	先正傳 200 餘首				

※計漢詩 21 首；文 6 篇；書目 1 篇；評論 13 則；未刊稿 1 部，及史筆 200 餘首。



## 參考文獻

### 【專書】

- 三井邦太郎 《吾等の知る後藤新平伯》 東京：東洋協會 1929。
- 中村研里 《研里詩鈔》 大津：中村德寅 1892。
- 今泉寅四郎 《仙臺風藻》 仙台：菊田任天堂 1912。
- 市史編委会 《氣仙沼市史》(近世編) 氣仙沼市：菅原雅 1990。
- 竹田俊英 《東溟遺稿》 宮城郡：永野榮助 1923。
- 宇野量介 《明治初年の宮城教育》 仙台：寶文堂 1973。
- 宇野量介 《鹿門岡千仞の生涯》 仙台：寶文堂 1975。
- 西田耕三 《西田耕三著作集 地域と文学 氣仙沼・氣仙・東山紀行記考 I》 氣仙沼市：耕風社 1989。
- 町誌編委会 《氣仙沼町誌》 氣仙沼町：宮井誠三郎 1953。
- 村誌編委会 《新月村誌》 氣仙沼市：菊地龍璿 1957。
- 坂口筑母 《幕末維新儒者文人小傳》(第3集) 東京：幕末維新儒者文人小傳刊行会 1990。
- 岡鹿門 《觀光紀游》(10卷) 東京：自刊本 1886。
- 岡鹿門 《觀光游草》(2卷) 東京：自刊本 1887。
- 岩村章九郎 《靜堂遺稿》 東京：館森鴻 1931。
- 邱貴芬等 《臺灣文學與跨文化流動》 臺北：行政院文建會 2007。
- 星周一郎 《鼎浦記勝》 岩手縣：菅原俊一郎 1935。
- 神田喜一郎 《明治漢詩文集》(明治文学全集62) 筑摩書房 1983。
- 馬勇 《章太炎書信集》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3。
- 島田謹二 《日本における外國文學》(下卷) 東京：朝日新聞社 1976。
- 高文漢 《日本近代漢文學》 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 2005。
- 朝倉治彦等 《隨筆百花苑》(第1、2卷) 東京：中央公論社 1980。
- 黃美娥 《日治時期臺北地區文學作品目錄》 臺北：臺北市文獻會 2003。
- 鈴木春山 《春山遺稿》 仙台：鈴木惇 1908。
- 館森鴻 《拙存園叢稿》(8卷) 東京：松雲堂書店 1919。
- 豬口篤志 《日本漢文學史》 東京：角川書店 1984。



**【期刊論文】**

- 王俐茹 〈日本臺灣漢文人的交遊網絡及其拾遺—以館森鴻為個案〉 《第六屆臺灣文學研究生學術論文研討會論文集》 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 頁 195~227 2009。
- 佐藤力 〈ふるさとの教師群像〉 《日曜隨筆》336 東京：日曜隨筆社 頁 21~24 1984。
- 吳密察 〈「歷史」的出現〉 《臺灣史研究一百年：回顧與研究》 南港：中研院臺史所籌備處 頁 16 1997。
- 林俊宏、大山昌道 〈館森鴻及其作品〉 《臺灣文獻·別冊》31 頁 18~28 2009.12.31。
- 林俊宏、大山昌道、甯雲霞 〈日治時期館森鴻在臺灣的古典詩活動及其作品〉 《人文資源研究學報》7 頁 183~201 2010.6。
- 林俊宏、大山昌道 〈十九世紀末中日學術交流的一幕—以館森鴻〈似而非筆〉為中心〉 《鵝湖》426 頁 25~34 2010.12。
- 高於菟三 〈成達書院の顛末〉 《南國史叢》3 頁 71~74 1938。
- 郭千尺 〈臺灣日人文學概觀〉 《臺北文物》3：2 頁 2~17 1954。
- 駒田彥之丞 〈書帶草堂記〉 《斯文》15：10 頁 53 1933。
- 館森鴻 〈袖海縱談〉 《東洋文化》146 頁 40~51 1936。
- 館森鴻 〈袖海老語〉 《東洋文化》159 頁 46~53 1938。
- 館森鴻 〈重野成齋先生の逸事〉 《南國史叢》3 頁 56~71 1938。

**【報章】**

- 《日本》日本新聞社 1891.1.10~5.1。
- 《奧羽日日新聞》 奧羽日日新聞社 1893.12.5.~1894.1.10。
- 《臺灣新報》《臺灣日日新報》數位資料庫 臺北：漢珍數位圖書公司 2006。

**【其他】**

- 「綏猷堂入塾證書綴」 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藏。

